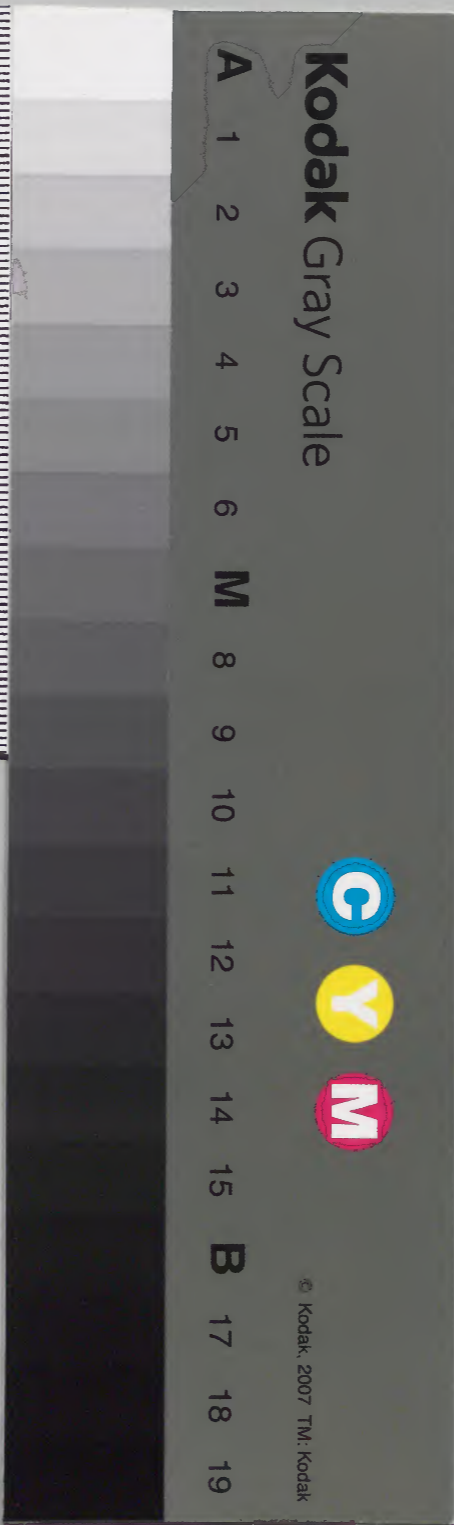


宋元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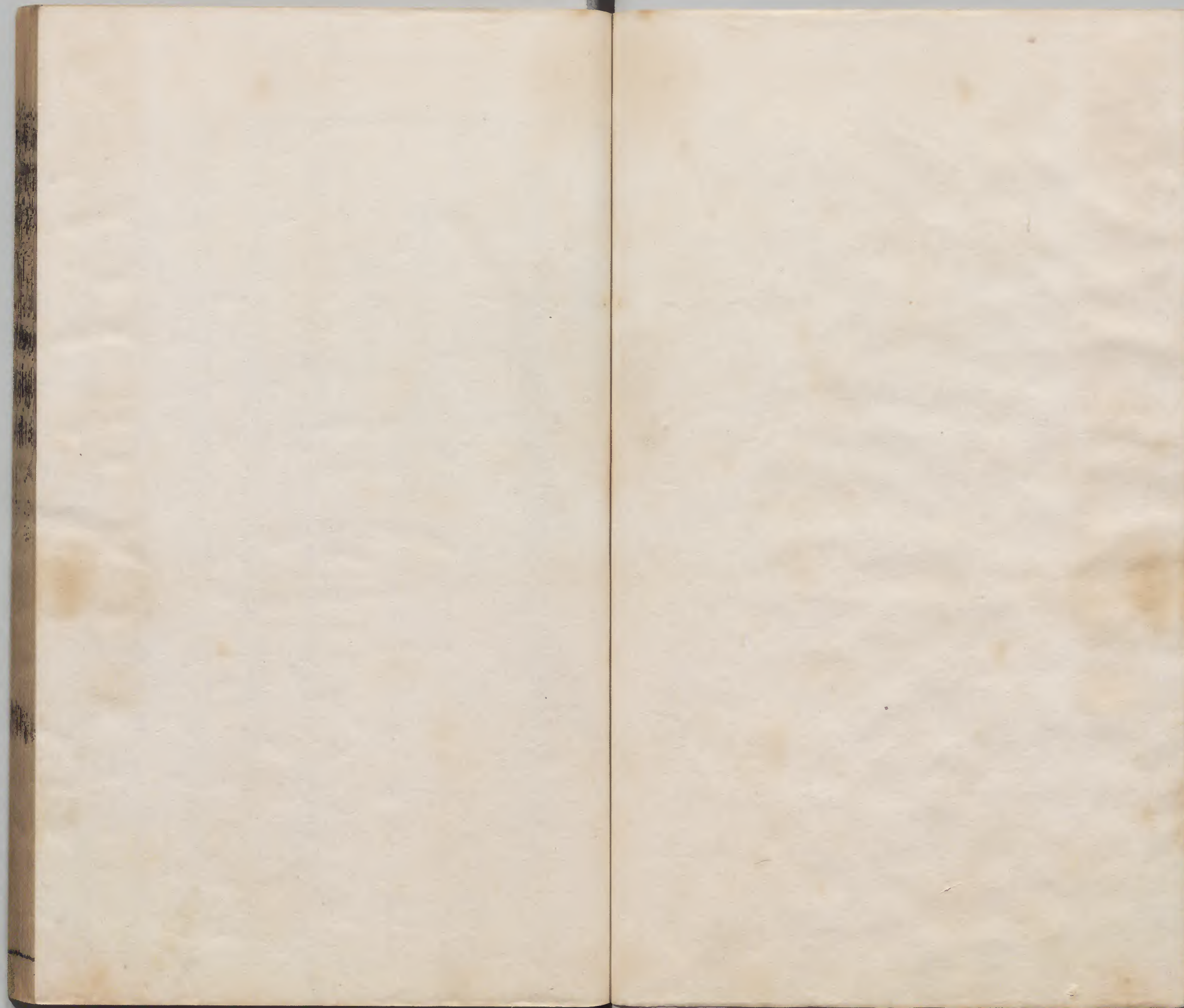
宋紀

自三十五
至二十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145)		
函號	別	7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五

淺草文庫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刑部主事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四

起甲寅至乙卯凡二年

神宗五

熙寧七年春正月甲子熊本平瀘夷本嘗通判戎州

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為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為

嚮導爾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

歿自贖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眾發

黔南義軍强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悉力旅

熊本以邊功起而諂鄰安石可

壬寅

景思立

拒宣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降本受之
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以其酋箇恕
知歸徠州其子乞第為番部巡檢于是涪井長寧烏
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為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
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于檄奏詳明近
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二月乙未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于踏白
城敗死 三月壬寅木征寇岷州木征雖屢破屢敗
而董氊別將青宜結鬼章之眾復數擾河州屬番時
王韶入朝景思立既敗歿木征勢復熾遂寇岷州刺

包順

史高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乙巳白虹貫日

丙午

募士

遣使分行諸路募武士赴熙河

丙辰遼主以河東

遣使議界

路沿邊增修戍壘起舖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
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
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遣太常
少卿劉忱等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
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
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
聞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卹彼
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

條上虞情

果若言也
必朝廷不
做一事不
用一人而
可乎但有
疑必須摘
破亦與夷
一術

此意原好

本佳而
善作事不
善用人共
大病也

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地方
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
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
行將及我二也徧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
騎三也朔團保甲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
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
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常竊
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
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復
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
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
于畝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
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
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宜遣
報使其言向來典作乃修備之常豈有它意疆土素
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
形如將官之類或量減不宜盡罷去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
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
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弼
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為憂故深指時

詔亦尋常
無大感悚
人處

事云乙丑大旱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憂閔旱災
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
已廣求直言即命維草詔行之詔曰朕涉道日淺聞
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早曠
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聞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
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
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未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
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
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
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
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四月癸酉權罷新
法自去歲秋七月不雨以至于是月帝憂形于色嗟
歎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
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曠雖久
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
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
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
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
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為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

京言之再
有和之者
安石沮矣

急賦歛而
酷吏興必
至此

神宗質地
甚佳其瘵
瘵旱災已
破天變不
足畏一語
安石雖強
梗其舌將
喙矣而孰
意群奸佐
之下狹于
獄君不密
惜哉

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
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
石不答至是俠監安上門會歲飢征歛苛急東北流
民每風沙霾曠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
木實少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祭祭
不絕乃繪所見為圖及疏言時政之失詰閣門不納
遂稱密急發馬遞上之其畧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
勝捷之勢作圖來上並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
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臣
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
覽亦可流涕况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
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
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復不
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
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
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
民間謹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甲戌輔臣入
賀雨帝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
石曰嘗從臣學因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
奸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

謂憲亦似
詰邊情然
以明眼人
度之必是
程報軍功
附會執政
不然何敗
而之相仍
也

水征平

罷安石

九廟神靈
之語

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
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
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乙酉木征寇河州圍之其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
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
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
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
城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
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板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
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
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
京師初景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奔熙河
帝為之^{髮指}辟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
木征為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丙戌王安石
罷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
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儼慧巧佞超
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
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
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
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于外

岐王顯

岐王住居
蓬頭垢面
何若如此
費心

帝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顯在側
 因進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
 邪汝自為之顯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太
 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
 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
 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
 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
 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為
 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
 者乃作書遍遺諸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
 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
 所更復初摧蜀茶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
 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以著
 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
 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
 杞乃即蜀諸州剏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
 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
 茶場司盡摧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
 詔止取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
 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

推茶

通鑑卷三十五 宋紀 神宗五
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
幹當公事以自輔。五月辛亥罷制科。自孔文仲對
策忤王安石意。因言于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
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于記
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
司。呂嘉問罷。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
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
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米
炭。太傷國體。安石力辨。至譏帝爲鼓胔。不知帝王大
畧。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
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
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
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于樂業。厭于追擾。
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祗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
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
今取于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
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
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
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
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

安石止學
術頗僻爾
似此舉動
幾類畔逆
無君

劄詢布布訪于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于賞挾官
府而為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
忿于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
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
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
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家失業若此吾民安
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
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
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
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
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
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
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常州以章惇為三司使
六月丁亥作渾儀浮漏時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
器俱不能知乃以太常丞沈括提舉司天監括博學
洽聞於天文方志律曆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
論著始制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
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伎科為五至是渾儀
浮漏成以括為右正言括侍帝側帝曰卿知籍車乎
曰知之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

沈括

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秋七月，立手實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于鷄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于是益困矣。八月癸巳，置塲於南薰安上門，給流民米。集賢院學士宋敏求上編修閣門儀制。九月壬子，三司火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時元絳爲三司使，宋迪爲判官。迪遣使煮藥，失火，火熾。帝御西角樓以觀。知制誥章惇判軍器監，遽部本監役兵往救。經由西

肉樓帝顧問左右以惇爲對明日廸奪官絳罷以章
惇代之詔諸路熙寧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爲
奸也 癸丑蔡挺請置三十七將河北十七府界七
京東十京西三 都水監丞劉瓚言自開直河閉魚
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
河極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
四界首退出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浸水出岸牽迴河
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
堤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
萬頃俾民耕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修
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彥博言河溢
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
千六百願蠲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
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死 冬十月庚辰置三
司會計司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
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
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
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
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旣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
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賅取如故徃徃陷重辟議者

介甫清夜
思之枉為
小人播弄

不以為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
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
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
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
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
職能否為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
亦以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十一月
己未祀天地于園丘大赦時王安石初罷相薦呂惠
卿為參政及惠卿得君怙權慮安石復進乃援郊祀
赦例薦安石為節度使方進劄上察見其情遽問曰
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惠卿無以對 十
二月丙寅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員丁卯以王
韶為樞密副使 遼女真部節度使烏古迺歿初女
真之先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
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
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挐
氏又號完顏氏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曾入
貢唐貞觀中靺鞨來朝自是中國始聞其名開元中
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部以部長為
都督賜姓名李獻誠朝廷為置長史監之訖唐世貢

通鑑卷三十五 宋紀
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其民
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遼號生
女真已而避遼主宗真諱改曰女直又有曰黃頭女
真其人蘊朴勇鷲謂之回霸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
也白東沫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自推豪俠
爲酋長僻處契丹東北隅至宋建隆二年以馬入貢
見前紀三年四年復遣使貢馬軋德二年開寶二年
三年俱貢馬及貂皮太平興國六年來朝淳化二年
首領野里鷄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置三柵于
海峽每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乞發兵共平三
柵太宗但降詔撫諭而不爲發兵大中祥符三年契
丹征高麗道由女真女真復與高麗合兵拒之天禧
三年復遣使至自天聖後沒屬契丹不復入貢至烏
古廼能役屬諸部會遼王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
叛遼遼將致討烏古廼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
或將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
非歲月可平也遼從之烏古廼因襲而擒之以獻遼
主召見燕賜加等授生女直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
綱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缺鄰國有
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缺旣多因以修弓矢

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沒撚部
謝野勃堇復叛遼烏古廼伐之謝野敗走烏古廼將
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流水疾作而歿
子劬里鉢嗣

八年春正月庚子蔡挺罷 丙午分京東爲東西路

輟江南東路上供米均給災傷州軍 鄭俠上疏論

呂惠卿朋奸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

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

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

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

罵等事惠卿奏爲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

治之遂編管俠于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

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

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

助馮京與呂惠卿同在政府議論多不合而王安國

素與俠善御史張璪承惠卿旨劾俠嘗游京之門交

通有迹鄧綰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借俠奏橐觀之而

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於是放安國歸田里出

京知亳州舍人錢藻草京制有大臣進退係時安危

持正莫回一節不撓之語鄧綰懼京再入且希惠卿

上君子小
人同

編管俠

楊忠信

出京安國

安國亦拚
得做古今
小人都是
征用心

錢藻

罷藻

治私書

丁諷

王堯臣

青遠言馮京預政日久殊無補益而曰係時安危朋
 邪狗俗懷利私已而曰持政不撓乞罷錢藻以論中
 外于是藻亦罷時俠貶汀州已行惠卿又令奉禮郎
 舒亶往捕遇于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
 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
 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
 罪但徙俠英州判檢院丁諷鹽鐵副使王堯臣等皆
 得罪俠至英得僧屋將厯者居之英人無貧賤富貴
 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為築室遷居之初安國任西
 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
 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
 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
 未央宮定變故于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
 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
 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
 以葺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
 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
 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
 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
 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

再相安石

安石去而
惠卿相又
欲用安石
以制惠卿
小人氣脉
其奈何

李士寧之
獄

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逐之 二月癸酉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有射羿之意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一時朝士見惠卿得君謂可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而鄧綰鄧潤甫因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撼安石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顯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惠卿聞之不安乃條列安石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安石安石上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須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安石承召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初蜀人李士寧者得導氣養生之術自言時已三百歲矣又能言人休咎王安石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安石鎮金陵呂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趙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于市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惠卿始興此

獄引士寧意欲有所誣讎會安石再入秉政謀遂不
 行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黃
 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為
 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
 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
 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為言乃命韓
 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辨或至夜分禧執分
 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
 得已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
 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
 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本
 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
 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
 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
 非朝奔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
 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
 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為使契
 丹圖上之帝問張方平以祖宗禦戎之策孰長方
 平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
 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

以命

創業更須
 宏遠樹子
 絲不拔之
 業

將置之不問乎何惜憤也宋疆事不振自太宗始

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人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上問虜意安在方平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實不用兵晉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黜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上曰朕以慶曆講和之後中國不為善後之備欲修輯為應兵耳方平曰應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以滕元發知青州初元發見知于英祖未及大用書其姓名于禁中帝

蓋知之既見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易位者朋黨輕言亂之也上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元發曰君子無黨譬之少木綢繆相附者必蔓少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爲右正言累遷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元發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以問之或中夜降手詔使者匆午元發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詢詢恐元發有云而帝信之

出元發

故相與造事譏謫帝雖不疑然亦出元發補外先是

青州兵

富弼守青州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弼既去軍稍闕不補元發至青復完之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歷久猶盛其責守城池皆以靜洽聞飲酒賦詩未嘗爲遷謫意夏四月

罷升之

戊寅以吳充爲樞密使閏月乙未陳升之罷判揚州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初附王安石及拜相即求解條例司世以是議之號爲筌相壬寅沈括上奉元曆五月丁丑雨土及黃毛六月己酉

曆

與王氏學

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

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
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學者無
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爲字說二十四卷
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加安石左
僕射呂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
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 甲寅韓琦卒
琦字稚圭安陽人生有異稟少好學甫冠舉進士甲
科早有盛名天資忠孝識量英偉相三朝立二帝論
大事決大疑以安社稷嶷然山立辭氣雍容不見有
憂喜之色折節下士進拔人才如恐不及儻公論所
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而未嘗以官職私其所親
故得人爲多爲相十年輕財好施家無餘貲卒之前
一夕大星墮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爲文置其墓篆其
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贈尚書令謚忠獻配
享英宗廟廷後追封魏王 秋七月戊寅太白晝見
戊子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議疆事
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
之於是詔分水嶺爲界蕭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
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
爲異日興兵之端 八月庚寅朔日食丙申減官戶

割地

災地七百
里此安石
再相第一
功

罷韓絳

役錢之半詔發運司體實淮南江東兩浙米價州縣所存上供米毋過百萬石減直予民斗錢勿過八十
庚戌韓絳罷先是絳與王安石議事不合會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收拭用之絳執不可議于帝前不決絳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絳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為逐佐至是以疾求罷出知許州而三司會計亦罷絳臨事果敢故韓琦以為有公輔器而薦用之特以素黨安石為清議所少

蔡承禧

冬十月庚寅呂惠卿罷御史蔡承禧論惠卿欺君玩法立黨肆奸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

惠卿罷

出章惇

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奸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奸出知湖州乙未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程顥應詔論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事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

信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茲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存，有之而憂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歿，恐困而已。詔罷手實法。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求諸道，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于所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

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呂公著應詔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旣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爲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爲天下至不肖。其于人材。旣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爲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與人之誦。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丁未。彗不見。十一月戊寅。交趾大舉入寇。自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又欲取靈武。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於是獻言者。謂交趾已爲占城所敗。衆不滿萬。亦可計日。以取安石。乃以沈起知桂州。起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爲保伍。又於融州強置城寨。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爲言。乃罷起。以知處州劉彛代之。彛至。奏罷廣西所屯北兵。而用槍仗手分戍。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遏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峴。命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而除彛名。

激變

不料此漸
偷而窮兵
於遠可恨

通鑑卷三十五
神宗五

遠殺妻

丙戌熊本擊渝州獠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堪破其黨木斗舉漆州地未盡然五百里來歸為四砦九保建銅佛堪為南平軍召本還知制誥本欲取媚王安石因上疏曰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趣時適治而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羣交謹合謀或諍于廷或訪于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獨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彼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

遼耶律洪基殺其妻蕭氏蕭氏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好音樂立為后生太子濬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於是宮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乙辛以聞詔乙辛劾狀遂族誅惟一而后賜自盡歸其尸于家後追謚宣懿

十二月壬寅以元絳參知政事曾孝寬僉書樞密院事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而安石嘗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寬於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罷直學士院陳襄襄福州侯官人舉進士歷知仙居河陽縣留意教化進縣子弟于學或讒之于判府富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入勸襄毀

罷陳襄

蘇頌

學舍以塞詢襄不從而講說不少解弼由是益奇之
 及弼相薦諸朝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曰臣觀
 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
 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
 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乃請外
 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安石屢欲出之帝不許三遷
 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
 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益惡
 之擿其書詔小失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更定解
 池鹽鈔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
 至是多言官賣不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
 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
 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
 宿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
 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帝知方田官
 吏擾民詔罷之天下之田已方而見於籍者至是二
 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頃云

罷方田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六

起丙辰至丁巳凡二年

神宗六

蘇緘

熙寧九年春正月戊辰交趾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歿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 巳卯章惇

郭達

使湖北提刑李平招納下溪州刺使彭師晏誓下州峒蠻張景謂彭德儒向永勝覃文猛覃彥霸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

未必

自是五溪皆平 二月戊子以郭達為安南招討使

趙嵩

王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劾詆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鹵為招討使寘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為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

征交趾

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川之既而鹵與李憲議事不合帝因問鹵孰可代憲鹵言達老于邊事願以為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

交趾 已丑吐蕃鬼章寇五牟谷 三月甲戌親策進士並試律義斷案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五百九十六人以詳定官陳鐸等取第一甲不精並罰銅是

楊時

并科記得

人最是而

寥寥一人

豈五百九

十五人盡

碌碌耶

蔡延慶

科得楊時時調汀州司戶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穎昌相得甚懽及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時杜門績學淳澹涵浸人莫能測 庚辰以种諤知岷州

夏四月辛亥茂州夷寇邊成都知府蔡延慶乞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至當自將以往朝廷遣內副押

羅鄧綰

王雱死

班王中正經制詔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離成都
五月丙寅分兩浙為東西路丁卯城茂州 六月丁
亥詔安南將吏視軍士有疾者月以數聞 秋七月
鄧綰罷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
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
雜它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
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盡弃所學隆尚縱橫之末
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失志倒
行逆絕者殆不如此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
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歿帝頗
厭安石所為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
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
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
頗僻賦性奸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_州 八
月己丑罷鬻祠廟時司農鬻祠廟於民應天府宋閔
伯微子廟皆在鬻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
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
摯為奏曰闕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乘
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
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敗

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鬻。九月己卯。詔恤嶺南。故事。家表將士墓。張載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幹自在。所少者潤澤華葉耳。又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混然中處。天地之塞。吾其體之。天地之帥。吾其性之。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德曰悖。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

罷安石

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冬十月丙午。王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軍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充子安持雖娶王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罷。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于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歿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以馬京知樞密院事。時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十二月。董瓘將鬼章聚兵洮岷。脅新附羌多叛歸之。帝

吳充荐賢

用馮京

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十二月。董瓘將鬼章聚兵洮岷。脅新附羌多叛歸之。帝

彭汝礪

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癸卯郭逵敗交趾兵于富良江初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高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偽太子洪真李軋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入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達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梳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軋德罪治劉彝沈起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庚戌詔有得鬼章冷鷄朴首者賞之 沈括知延州悉以別賜錢為酒命厯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威聲雄它府括時在延理軍書迨夜半疲極未臥聞孫軫談杜生事自言頓忘其勞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為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為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人頗洒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

將畧

孫軫

杜生

爲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爲生曰管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某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樂以給飢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旣足不當更兼它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策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少襦室中枵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精簡蓋存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唯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芻游一步也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至是爲括述其事云

十年春正月戊辰仙韶院火不視朝 范純仁知慶州擅發常平粟麥以卹流亡多所全活 二月丁酉

罷王韶

中其自言
前功必多
滕胤

賢
呂大防荐

通鑑卷三十六
紹興
詔給老疾貧乏。己亥王韶罷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畧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三月壬申詔州縣捕蝗。召張載同知太常禮院時呂大防薦之曰載善發明聖人之道其論政治可以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遂有是命載至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夏四月丁酉賜熙河路兵特支錢戰死者賜帛免夏秋稅。五月戊午詔修仁宗英宗史。六月壬午注輦國朝貢。秋七月癸丑邵雍卒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游河南居之遂為河南人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選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

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德氣粹然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擬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事于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旣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襍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丙子河決澶州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

河

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八月甲辰詔侍從臺諫監司各舉文臣有才行者一人 九月庚戌詔河決害民田所屬州縣疏浚仍蠲其稅老幼疾病者賑之 冬十月癸巳詔濮王子以次襲封奉祀 十一月遼魏王耶律乙辛殺其君之子濬濬幼好學善騎射旣立爲太子兼北南院樞密使時耶律乙辛擅政構害宣懿皇后而立其黨蕭霞抹之妹爲后遂欲害濬會護衛蕭忽古知乙辛姦狀伏橋下欲殺之適值暴雨橋壞所謀不遂乃下獄濬亦以母故有憂色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乙辛然之乃謀構濬以罪陰令護衛耶律查刺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刺及忽古等謀廢立按驗無狀而罷旣而乙辛復令蕭訛都幹等誣首查刺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乙辛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覺連坐遼主信

遼廢儲

殺濬并妃

之遂命乙辛及耶律孝傑等鞠治撒刺等誣伏皆殺之而幽濬于別室濬具陳枉狀謂耶律燕哥曰吾為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為我辨之燕哥乙辛之黨也因易其言為款伏遼主大怒乃廢濬為庶人徙于上京濬將出曰我何罪至此蕭十三叱使登車命衛士闔其扉而去乙辛與耶律孝傑謀遣其私人蕭達魯古等夜引力士入囚室給以有赦召濬出殺之函首以還詐云疾卒遼主命有司葬于龍門山既而乙辛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遼主後知其冤悔恨無及追謚濬曰昭懷太子

張載西歸過洛見程顥曰載病已革將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卒矣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乞加贈恤詔贈館職半傳載字子厚長安人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有志未就而卒年五十八所著正蒙西銘行于世學者稱為橫渠先生一時及門士欲謚為明誠中子以質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

許將

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歿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誅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勿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十二月壬子詔改明年元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七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七

起戊午至庚申凡三年

神宗七

元豐元年春正月庚申朔日食命官詳定郊廟禮文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封舒國公 閏月壬辰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真定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 起呂公著知河

陽召還提舉中太乙宮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

起呂公著

召孫固

公亮不終

河

相業如此
一孤足羞已

學士知審官院 戊戌曾公亮卒上臨其喪謚宣靖
公亮字明仲泉州人以進士至宰相或謂其識度精
審練達治體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持祿固位老不
知退而臺諫亦無非之者惟李復圭有老鳳池邊蹲
不去。飢烏臺上噤無聲之句。人皆傳之 曾孝寬以
父喪去位 除張方平太乙宮使進退禮秩皆與執
政同方平在朝雖不在職然多所建明上數欲廢易
汴渠方平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
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措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
此自安石為政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
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
積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
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會有星變詔
求直言方平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為恐懷上皆
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惡者歟何欲
去之速也方平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
爾 二月戊辰詔赦安南戰棹都監楊從先等仍論
功行賞 三月辛巳帝御邇英閣沈季長進講周禮
八法乙未御崇政殿閱諸軍 夏四月戊辰塞曹村
決河五月甲戌朔賜塞河役歿家錢 六月癸卯朔

河

韓存寶

日食

秋七月癸酉朔命西上閣門使韓存寶經制

瀘州納溪夷

八月庚午詔青齊淄三州給流民食

九月癸酉交趾李軋德遣使來貢表求所失州縣

詔不許未幾軋德歸所掠民乃以順州賜之其後定

交趾界復還其六縣二峒 乙酉以呂公著薛向同

定交趾界

知樞密院事公著前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
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
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
帝默然又論前世帝王曰漢高祖武帝有雄才大畧
高祖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
如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武帝雖以汲黯
爲蘊然不冠則不見後雖得罪猶以二千石終其身
唯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
王業者以其能屈已從諫耳帝臨御日久羣臣畏上
威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言竦然敬納之故有是
命已而又上疏曰近日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比
至臨決多從末減管于公一郡之刺史耳猶以陰德
有報况於萬乘之尊固宜受福無疆施於萬世願陛
下親正士拒壬人必有恐以濟事功推內恕以及人
物于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

亂

無不利詩所謂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應帝曰卿所奏深得人臣盡規之義時獄犴寔蕃而帝繼嗣不廣故及之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為陝西轉運副使八年改三司使洮河用兵資用浩繁向未嘗乏供給用心至到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雖御史有言不聽也故益得展奮由文俗吏得大用以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鉞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

日沙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

獻詩可厭
吮更套又
荐舒豈何
也

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卒皆佇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監荆南稅張商英獻言曰真壽者不歿真樂者不憂真治者不亂其說以長久冲澹為主上異其言召還上元豐聖德詩一百二十韵帝曰卿不廢學如此邪乃除館閣校勘商英嘗薦舒豈可用至是豈知諫院商英以壻王為之所業示之豈繳奏以為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議復肉刑帝初即位韓絳曾布嘗建此議至是復

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刑之公著曰不可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議遂寢冬十月辛亥韓存寶破瀘夷後城十一月己亥罷文武官功臣號十二月復置大理獄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猥多乃命復置置景福殿庫上每憤北虜囁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聚金帛爲兵賞是年始更庫名

蔣夔

二年春正月丁亥詔以經義論試宗室甲午京兆府學教授蔣夔乞以十哲從祀孔子從之趙抃致仕抃自知杭州告老退居于衢有溪山松竹之勝人皆羨之二月召知扶溝縣程顥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塾孰無論議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爲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已疏奏不納顥復舊任顥治扶溝以教化爲先

上臣諫法

邑素多盜至是偃息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
 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
 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
 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
 是縣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
 為惠澤然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
 頑民也顥為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于是惠
 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
 止第三請亦及第四顥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
 獲罪而上是之畿邑皆得免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
 其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
 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飢請發粟貸
 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
 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扶溝盍亦自陳顥力言
 民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
 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顥言濟
 飢當以口之眾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
 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
 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
 以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

今有故青帳可用之。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扶溝決之。邑有犯小盜者，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日見之邪？遂自縊。尋改除奉議郎，仍宰扶溝。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選選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旣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顙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乃謂之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鄰邑民犯盜，繫扶溝獄，而逸坐。是以特旨左調。邑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甲寅日，中有黑子。自熙寧十年至此，凡四見。三月庚寅，疏汴洛。除張方平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迎送。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方平，不敢仰視。師征安南，方平以謂舉西

非壯士健馬弃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趾氣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蘊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五代藩鎮傾奪之風皆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時習知蠻事者皆服精練師還如其言 夏四月己未陳升之卒升之字暘叔建陽人初名旭以進士歷官樞密使同平章事封秀國公深狡多術善傳會以取富貴竭力以附王安石而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 五月庚辰詔曰濮安懿王先帝斟酌典禮即園立廟詔王子孫歲時奉祀今王夫人名位或未正瑩域或異處有司置而不講曷足以彰明先帝甚盛之德仰承在天之志乎三夫人可並稱曰王夫人命有司擇歲月遷祔濮園俾其子孫以時奉主與王合食而致孝思焉 甲申元絳罷絳工於文辭而無操持任已顯猶謂遲晚時論鄙之以蔡確參知政事宰相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爲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

用蔡確

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賈直文彥博言濬川杷非濬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為是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事覬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及元絳子耆寧以下皆逮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菽飯餅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餌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絳為子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諫院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唾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 六月戊申命蔡確參定編修傳法寶錄甲寅清汴成是月忠州雨豆 秋七月甲戌張方平致仕戊寅詳定朝會儀丁亥詳定郊廟禮儀 八月許二史直前奏事修起居注王存乞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筆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與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因對及之乃詔許直前著為令 甲寅詔增太學生舍為八十齋 九月壬辰出

馬步射格鬪法頒諸軍 冬十月癸卯置籍田令詔
求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為一甲以輸賦役 乙卯

太后守家
法

不猶愈於
事表表耶

太皇太后曹氏崩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
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第
僧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僧曰此非汝所當
得留趣遣出帝常有志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
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
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
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
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之矣何待今日帝曰
敢不受教 是月知湖州蘇軾徙知徐州上表以謝
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嘗作策畧策別
策斷又緣詩託諷庶幾有補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
亶摘其語以為侮慢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
謗君父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羸得兒童語音
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
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
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
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它觸物即
事應口無非以詆謗為主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

獄

至是不得已從其請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
 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鍛鍊久之不決且多
 引名士必欲寘之歿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
 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
 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小人忌才中傷之
 乎。摺至于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本憐軾且聞曹
 太后之言而吳充申救甚力會同修起居注王安禮
 亦對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
 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祿祿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
 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
 深譴也行為卿貫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眾恐
 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
 無曲處世間惟有螫龍知今陛下飛龍在天軾欲求
 之地下之螫龍不臣孰甚焉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
 朕事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誥輩公為朋比如盛僑
 周郊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
 畧能誦說先王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
 促具獄貶軾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第轍及誥皆坐謫
 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劉攽李準孫覺曾
 鞏王汾劉摯黃庭堅戚秉道吳瑄盛僑王侁王鞏王

劉摯

李準

黃庭堅等

鮮于侁高
行

李常

安上周攸杜子方等三十二人俱罰銅初鮮于侁爲
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
歎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耻也遂舉劉摯李
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
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
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
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
謫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
十一月丁亥雨土 十二月乙巳御史中丞李定上
國子監敕式令并學令凡百四十條外舍生二千人
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
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

遼立濬子
延禧

三年春正月己丑癸巳俱白虹貫日詔審刑部斷議
官失入人罪者具數罰之 遼出耶律乙辛于興中
府乙辛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魏王和魯
幹之子淳可爲儲嗣羣臣畏乙辛莫敢言北院宣徽
使蕭兀納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
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于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
乙辛後始惡其專遂改乙辛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
謝遼主即日出之興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爲梁

王設旗鼓拽刺六人以護衛之生六年矣 二月丙午以章惇參知政事 丁巳命輔臣禱雨 三月乙丑吳充罷充欲有所爲王珪蔡確所沮至是諫官張璪論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遂罷爲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充字冲卿浦城人未冠舉進士作大箴以獻爲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爲而不能勇退爲世所少 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于永昭陵 夏四月辛酉增國子監歲賜錢六千緡 五月甲申復詔忠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先是渝州獠寇南川其酋阿訛奔箇恕熊本重賞檄斬之阿訛桀黠習知邊隙箇恕匿不殺會箇恕老以兵屬其子乞第遂與阿訛侵諸部時羅苟夷叛犯納溪提刑穆珣言羅苟起端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爲害不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第犄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圍蠻乞降承租賦乃罷兵至是乞第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而以賄招乞第與盟于納溪蠻以爲畏已益悖慢盟五日遂率衆圍熟夷羅箇牟族王宣救之一軍皆沒事遂張驛召存寶授方畧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

失處置

存室不終

懦不敢進乞第送款給降存實信之遂休兵于綿梓
 遂資間 六月丙午詔中書詳定官制國初承唐制
 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真類以它官主判三
 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
 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
 任諫譏其官人授受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
 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
 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勛爵邑有無為輕重
 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
 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瑛樞密副使承旨張誠

楊傑

劉几

樂

一領之 帝自即位於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
 有事于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
 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几言律主于人聲
 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儒者泥古致詳
 于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
 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而
 廢請增之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
 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范鎮欲求一稊
 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
 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

乃復上疏曰太常鍾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纜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爲黃鐘則是商爲宮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鍾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墳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秋七月庚午河決澶州北外都水監丞陳祐甫言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溢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壠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

陳祐甫

李垂

孫民先

聞語可刪

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于海口從之 癸未彗出太微垣丙戌詔羣臣直言闕失 八月乙巳罷省寺監官領空名者 程頤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頤以千錢挂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頤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誠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頤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呂大臨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于於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也如此大臨曰夫數子之言何如頤曰最後者善大臨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 九月乙亥正官名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自是以下易名有差詳定官制所上寄祿格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

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又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允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爲旣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癸未以薛向孫固爲樞密副使乙酉加王安石爲特進改封荆國公丙戌以馮京爲樞密使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 薛向罷以呂公著爲樞密副使 閏月乙卯加文彥博永興軍節度使以富弼爲司徒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食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八

起辛酉至癸亥凡三年

神宗八

林廣

元豐四年春正月乙未命步軍都虞候林廣代韓存寶經制瀘夷 庚子詔試進士加律義 辛亥馮京罷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

罷章惇

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人謂不愧科名
云 二月巳卯分東南團結諸軍為十三將 三月
癸卯章惇罷以張璪參知政事時朱服為御史惇密
使客達意於服為服所白惇父兪又強占民田民遮
訴惇惇繫之開封事併聞遂罷知蔡州 乙巳命官
閱九軍營陣法於京城南戊申大閱 夏四月癸亥
帝御延和殿閱試保甲乃立團教法 巳巳詔罷南
郊合祭天地自今親祀北郊如南郊儀 乙酉河復

李立之

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
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
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地
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
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
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
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
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自任
然靡費財用卒無成功 五月戊申立晉程嬰公孫

安石理財專為足國為強兵而試之治河台夷無一可者何其陋也

吳處厚

杵曰廟于絳州時屢失皇子承議郎吳處厚請閣門
上書云晉程嬰公孫杵曰二人嘗因下宮之難而全

通鑑卷三十八 宋紀 二
趙氏之孤。最有功於社稷。而皆歿忠義。逮今千有餘
歲。廟食弗顯。魂無所依。疑有崇厲者。願遣使尋訪冢
墓。飾祠加封。使血食有歸。庶或變厲爲祥。是時鄆王
疾亟。主上即命尋訪。未數月。得土冢於絳州太平縣
之趙村。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大建廟貌。
以時致祭。而以處厚爲將作監丞云。有上書乞擇
守令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衆至千餘人。其才難
以徧知。立法於此。使象之於彼。從之則爲是。倍之則
爲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如漢黃霸
自爲俗。先王之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爲
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

六月癸未。以河北諸郡蝗。生命提點楊景畧提舉王
得臣等督諸州縣捕蝗。是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知
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伐夏。又言諜報云。夏
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
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
一時也。帝然之。秋七月庚寅。詔熙河經制李憲等
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大舉伐夏。而召邠延副總管
種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
臂而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

種諤不終

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
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
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時執
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
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
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帝不悅。它日，固又曰：今五
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諭以無其
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旣無其人，曷若
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
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
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氈集兵會伐。

甲辰，韓存寶坐逗留無功，誅于瀘州。以步軍都虞候
林廣代將。時乞弟復送款，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
進兵。廣遂敗乞弟於納江，破樂共城，斬首二千級。乞
弟遁。廣帥兵深入，自發納江，即入鼓箐，無日不雨雪。
兵夫疾病死亡不可勝計。徃徃取僵尸，齧割食之。過
鴉飛不到山，至歸徠州，竟不得乞弟。而還時，朝廷懲
安南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巴西
詔曾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詔定選格，初太祖
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

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
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
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
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
之職分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留內銓武選曰審
官西院曰三班院帝自即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
爲唐銓與今選殊異雜用其制則有留礙煩紊之弊
乃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
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
選部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
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於是吏
部有四選之法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
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教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
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仗司以下非樞
密院宣授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
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
凡應注擬升移叙復蔭補封贈酌賞隨所分隸校勘
合格團甲以上尚書省若中散大夫閣門使以上則
列遷叙之狀上中書省樞密院得畫旨給告身祖宗
以來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

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言于帝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除選徒留滯不能精擇宜歸諸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苟得其人安有不能擇百官者哉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除亦廢八月丁丑李憲總熙秦七軍及董氈兵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庚辰又襲破于女遮谷斬獲甚衆遂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為帥府辛巳司馬光趙彥若上所修百官公卿年表十卷宗室世表三

趙彥若

卷 九月己亥王珪上國朝會要 辛亥鄜延經畧

高遵裕

曲珍

副使种諤率鄜延兵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萬來救諤與戰于無定川敗之遂克米脂冬十月庚午環慶經畧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與夏人戰敗之復通遠軍种諤遣曲珍率兵通黑水安定堡與夏人遇亦大敗之內侍王中正率涇原兵出麟州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耻無功遂入于宥州時夏人弃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

樂

鑄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牀並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罇十二虞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虞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虞甚者又以爲三十六虞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八虞太常以謂用宮架十二虞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罇鐘十二虞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虞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

劉昌祚率番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伐夏既入境而慶州兵不至昌祚次磨嶲隘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

遵裕不終

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才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昌祚亦還涇原。種諤留千人守米脂。自帥大眾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乃引還。初詔李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陵丁敗之。次于葫盧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虜州獨憲不至。貶宣徽南院使陳玘知鄆州。玘言西師不宜以宦者爲主。帝以爲沮格。故貶。以吳居厚爲京東都轉運使。居厚初爲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閒田。以均給。梅山徭計勞得補司農官屬。轉提舉河北常平。增損役法五十一條。遂擢京東轉運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鈎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以能擢都轉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無閥閱。勳庸徒以言利得幸。由是嗜進之士從風而靡。

五年春正月庚子。貶高遵裕等官。初夏人聞朝廷大

夏母梁氏

舉母梁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楚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李憲欲以開蘭會功贖後期之罪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副之以曾鞏為中書舍人鞏游于歐陽修之門修謂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成一家言又嘗叙戰國策說苑諸子及梁陳書時謂其可比劉向王安石亦稱其文章世所鮮儷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至是以官制將行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鞏所製訓辭典約而盡

兵法不行

鄒浩

二月癸丑朔頒三省樞密六曹條制三月壬辰親策進士是科得鄒浩壬寅郵延路副總管曲珍敗夏人于金湯夏四月壬子朔日食御史中丞舒亶罷亶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

罷亶

爲錄日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 癸酉以王珪爲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章惇爲門下侍郎張璪爲中書侍郎蒲宗孟爲
尚書左丞王安禮爲尚書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
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
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
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
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
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
雖爲首相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叙相珪確然不加禮
重屢囚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
未有人皆耻之確旣相屢與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
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言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
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蒲宗孟率爾對曰人
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
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
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它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
矣宗孟慚懼無以爲容 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
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
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

知人而不
能進人退
人為之奈
何

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闈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是時蘇軾居黃州已三年矣。帝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帝手劄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以軾量移汝州。未至。軾上書自言。有飢寒之累。有田在常州。願得居之。帝從其請。改常州團練副使。軾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呂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榮州人王庠

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究其指歸常作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故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丁丑同知樞密院呂公著以典兵討夏秦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不從乃引疾求去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五月壬午朔日食戊戌詔兩省官舉可任御史者各三人甲辰命內侍李舜舉同給事中徐禧如鄜延議邊事六月辛亥環慶經略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戊寅曲珍等敗夏人于明堂川秋七月庚子以蔡京爲起居郎同詳定官制八月庚申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帝以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辛未种諤以行軍迂道降文州刺史甲戌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磧爲寇种諤自以西討無功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爲然遣給事中徐禧及內侍李舜

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還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邪珪無慙色聞者耻之徐禧至鄜延种諤上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徐禧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執險阨請先城永樂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爲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諤言若城永樂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而自率諸將往築之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

川岩禧括及李舜舉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
 永樂 九月丁亥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歿初禧等
 既城去九日夏人以千騎趨新城曲珍使報禧禧遂
 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時夏人三十
 萬已屯注涇原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曰彼若大來
 是吾立功名取富貴之日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
 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為沮衆械送延州獄禧
 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曰先至者皆精
 兵及其未陣急擊之則駭散後雖有至者亦不敢進
 此常執也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

高永能

高永亨

曲珍知兵

士卒拒戰夏人益衆進薄城下珍兵陳於水際將士
 皆有懼色珍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
 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
 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
 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
 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
 奔還蹂後陣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
 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
 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歿者十六七至絞馬糞
 汁飲之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

伐夏師大
敗

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霸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爲之不食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又每臨朝歎曰邊民疲敝如此獨呂公著每爲朕言之於是徙公著知揚州加大學士 庚子安化蠻寇宐州知州王奇歿之詔贈忠州防禦使 冬十月甲寅沈括坐措置乖方責授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曲珍降授皇城使乙丑贈徐禧李舜舉李稷等官各推恩有差癸酉貶知太原府呂惠卿知單州 十一月戊寅朔罷御史察諸路 十二月丁巳新樂成劉几所定也丙寅休日帝御延和殿引進對官十人

王奇

貶惠卿

樂

六年春正月丁丑朔御大慶殿受朝始用新樂 丙午封三閭大夫屈平爲忠潔侯 趙槩卒槩字叔平 虞城人舉進士積官至尚書右丞平生與人無所怨惡專務掩惡揚善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卒年八十八謚康靖 二月丁未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淝也乃夜集歿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爲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典靈會師之期頃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爲熙河安撫經略都摠管 三月乙未休日帝御延和殿引進對官八人 夏四月丙辰曾鞏卒鞏字子固南豐人平生無所玩好唯藏書二萬卷手自讐校至老不倦呂公著嘗言于帝曰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歐陽修雖薦之亦不至大用卒年六十五 甲子禮部郎中林希上兩朝寶訓壬申帝御邇英閣講周禮 是月遼大雪平地丈餘馬歿者十六七

夏漸
訾虎

五月甲申以時暑趣斷開封大理獄癸卯詔賜資
州孝子支漸粟帛。是月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
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
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威以張虜勢。
六月癸丑詔御史中丞兩省官各舉可任言事或
監察御史五人。閏月夏主秉常亦以困敝於兵令
西南都統昴星嵬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
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
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
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于近歲尤甚歡和不意儉人
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構怨歲致
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効
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
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疆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
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
毋輒出兵爾亦慎守先盟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
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惟
乞還侵疆不許。丙申富弼卒遺表大畧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

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
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勝負。願休
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
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興
利之臣。爲國歛怨。宮闈之臣。不可委以兵柄。願擇循
良之吏。賑貸存恤。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
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弼字彥
國。河南人。自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之。曰。此王佐
才也。懷其文。以示晏殊。殊即以女妻之。初名臯。旣而
易名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
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
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以司徒封韓國公。家居一紀。
斯須未嘗忘朝廷。卒年八十。訃聞。贈太尉。謚文忠。
以鄒浩爲穎昌府教授。時范純仁爲守。屬撰樂語。浩
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
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秋七月乙卯。孫固罷。以
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八月辛卯。蒲宗
孟以荒于酒色。繕治府舍。過制。罷。以王安禮李清臣
爲尚書左右丞。九月癸卯朔。日食。冬十月戊子
封孟軻爲鄒國公。辛丑。封馬援爲忠顯王。十一月

甲寅文彥博致仕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以陸師閔提舉成都茶場李稷既歿以師閔代其任權利尤刻稅息倍於稷。十二月戶部獻今歲民數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東南際海西盡巴夔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宋元通鑑卷三十八

